

苏联民族語文問題

蘇聯 姆·恩·嘉治耶夫等著

民族出版社

043
4

新天

苏联民族語文問題

蘇聯、國、民、文、化、部、編、譯

民、國、國、民、書、局

苏联民族語文問題

苏联 姆·恩·嘉治耶夫等著

彭楚南 李佩娟 耿世民譯

彭楚南 校

民 族 出 版 社

1956年·北京

書號：689(1)026

蘇聯民族語文問題

蘇聯 嘉治耶夫等著

彭楚南 李佩娟 耿世民譯

彭楚南校

民族出版社出版

地址：北京國子監街54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47號

中央民族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1956年6月北京第一版

1956年9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787mm×1092mm 1/32 44千字 印張2

印數：1—10,000冊 定價：一角一分

統一書號：0049·2

苏联民族語文問題

苏联 姆·恩·嘉治耶夫等著

彭楚南 李佩娟 耿世民譯

彭楚南 校

民 族 出 版 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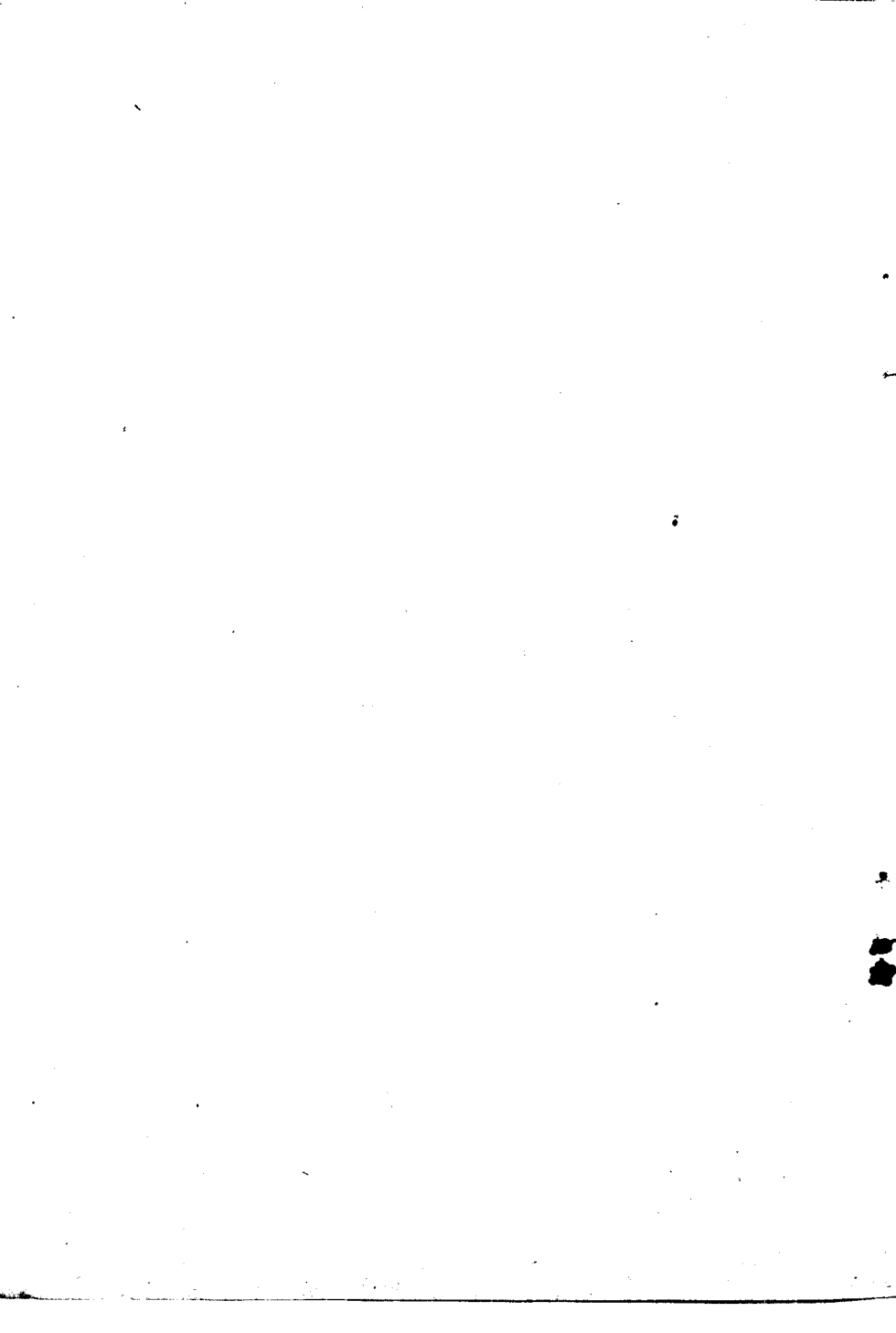
1956年·北京

內 容 提 要

本書包括六篇文章，係从苏联「布尔什維克」及「語言學問題」兩雜誌選譯出來並經編輯而成。內容主要討論苏联民族文字的創制和文学語言的建立等問題，同時也詳明地論述了各族語言的丰富和發展的途徑，以及偉大的俄罗斯語言对其他民族語言所起的先進作用。本書對於我國民族語文工作提供了極丰富的經驗，有很大的參考價值。

目 錄

- 一、討論达格斯坦諸文学語言规范化問題的科學會議…………… (5)
- 二、北方各族人民語言的會議…………… (13)
- 三、科米語言研究諸問題的會議…………… (31)
- 四、莫尔多瓦語言學問題的科學會議…………… (41)
- 五、烏德摩爾梯語言和文字問題的會議…………… (44)
- 六、蘇聯初創文字的各族人民的語言發展的一些問題…………… (46)



討論達格斯坦諸文學語言 规范化問題的科學會議

姆·恩·嘉治耶夫

什·伊·米凱洛夫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到二十六日，蘇聯科學院達格斯坦分院歷史語言文學研究所舉行了討論達格斯坦諸文學語言规范化問題的科學會議。

這一會議的特色不光是在於所討論的問題具有現實性，而且還在於，除了各共和國科學教育和文化機關、機構（學校研究所、教師進修學院、師範學院、民族報紙等等）的代表以外，還有從共和國各區邀請來的本族語言——阿瓦爾語、達爾金語、庫麥克語、拉克語、列茲金語、塔巴薩蘭語的教師們參加。參加會議工作的還有卡巴爾達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的代表赫·姆·薩班齊耶夫和徹爾克斯自治省的代表克·斯·沙克雷爾。

在斯大林的天才著作《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發表以來，達格斯坦的語言學獲得了一些成就。斯大林同志的著作幫助了共和國的科学工作者從他們在馬爾的反科學理論影響下所犯的錯誤中解放出來，根據斯大林的語言學說來改進全部工作，修改、補充和科學地加深以前進行的工作，以及編寫一系列的新的研究論著。可是到現在為止，跟達格斯坦諸民族語言的現代運用有關聯的問題（字母表，正字法，術語等

等)在达格斯坦还注意得不够。总结这一期间所积累的經驗，討論未決的問題，揭發和改正以前在文学語言规范化問題中所犯的錯誤——这些就是擺在科学會議面前的任务。

根据这些任务，在全体會議上听取了下列报告：(1)語言学碩士什·伊·米凱洛夫的“达格斯坦諸文学語言的發展”；(2)語言学碩士姆·姆·嘉治耶夫的“达格斯坦諸文学語言的字母表和正字法諸問題”；(3)語言学博士格·布·穆尔克林斯基的“达格斯坦自治共和國的術語工作情况和我們的任务”。

米凱洛夫在他的报告中簡單扼要地叙述了达格斯坦諸文学語言从它們的文字出現以來的歷史發展。报告人說，达格斯坦諸文学語言發展的新階段根本不同於过去的各階段，这个新階段是在偉大的十月社會主义革命以后到來的。斯大林在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十三日在达格斯坦各族人民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宣佈自治的演說中說到：“苏維埃政权知道，愚昧無知是人民的第一个敌人。因此必須建立更多的使用地方語言的学校和行政机关。

苏維埃政权希望用这一途徑把达格斯坦各族人民从被旧俄罗斯拋到泥坑和愚昧無知中救出來。”^①

为了完成領袖的这一指示，达格斯坦的党組織从苏維埃政权成立一开始就把語言問題擺在注意的中心地位。但是來自資產階級民族主义分子方面的竭力强迫达格斯坦人民接受突厥語以代替本族語言的这种反抗，阻碍了問題的正确解决。

达格斯坦的党組織和政府在全烈的斗争中克服了資產階級民族主义分子的反抗，完成了斯大林的歷史性的指示，在正确和徹底实现列寧斯大林的民族政策的基礎上保证了达格斯坦各族的主要語言有順利發展为文学語言的可能性。

①“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四卷，第396頁。

馬尔的繼承者們和“門徒們”曾經企圖根據所謂語言“新學說”的錯誤的反馬克思主義的原理來解決語言問題；雖然受到他們方面的嚴重妨害，但是在達格斯坦年輕的諸文學語言的語法的改進和詞彙的豐富上仍舊獲得了巨大的成就。可是，文字和正字法的許多問題沒有解決，缺乏術語工作等等，拖延了諸文學語言規範的整理和改進。

達格斯坦諸語言的字母表和正字法的現實問題在嘉治耶夫的報告中有所闡明。如報告人所強調指出的，達格斯坦語言的文字改用俄文字母為基礎，對於達格斯坦共和國的勞動者具有巨大的政治和文化意義。現行的字母表大大地便利了廣大勞動羣眾，使他們容易掌握本族語言和俄語，因而提高知識水平，參加到世界上最高和最先進的俄羅斯文化中去。它們也保證了有可能更好地更容易地組織達格斯坦諸語言的出版印刷工作。

可是，嘉治耶夫說，不能認為達格斯坦諸語言的現行的字母表是完善的。它們有許多缺點，其中主要的是字母表中存在着大量的字母組合，由兩個字母結合在文字上表示達格斯坦諸語言的特殊聲音。有時僅僅為了表示一個聲音，在字母組合中符號的數目達到三個、四個甚至五個。比方，在阿瓦爾語里我們有十三個雙字母和四個四字母的表示法，而三個聲音的圓唇化還用到五字母的表示法。例如，在 *ццІва*（星星），*чІчІваḡ*（山毛櫸）這些詞里，圓唇的喉頭爆發雙輔音用五個符號表示。

現行的字母表採用以來，有過一些改進的嘗試：（1）在全部字母表中添進字母 *ё*，用在 *ёлка*，*пулемёт*，*лётчик* 類型的俄語借詞中；（2）這一字母在庫麥克語字母表中還用作：（a）在庫麥克語的詞的開頭表示兩個聲音 *й + о* 的組合（*ёлдаш*），（б）在開頭的地位以外的一切情況下，代替表示前列寬唇元音

双字母的 Ob ; (3) 在庫麥克語字母表里局部地在一定的地位取消双字母 Vb 中的硬音符号; (4) 在拉克語字母表中补充了字母 xI 表示喉壁摩擦清輔音 (h)。

進一步改進字母表的問題的解決，應該不超出俄語字母範圍，也不允許字母表的太多的实际任务所不需要的負擔。

嘉治耶夫在他的報告中說，在解決所有達格斯坦語言所共同的主要正字法問題（比方像俄語借詞的正字法）的時候，必須保證本族語言的正字法最大限度地接近俄語。可是這裡不能忘記每一種語言都有它自己的許多世紀中形成的語法構造並且都按照自己的內部規律發展着。因此，尤其是一些同志企圖粗暴地改變這種語法構造，把它所沒有的俄語語法的性和性的一致關係強加給它，這是直接違反斯大林的語言學說的著名原理的。

穆爾克林斯基在他的報告中敘述了術語工作情況的特點，指出了進一步改進它的途徑。報告人說，豐富達格斯坦諸語言詞彙的主要基礎應該由每種語言自己的富源來充當，而借用的源泉是俄語。這裡必須避免在本族語言里已有相當的詞的時候去借用，同時又要堅決地進行鬥爭，以反對採用廣大羣眾所不懂的臆造出來的詞。必須使達格斯坦語言不要被和人民格格不入的阿拉伯—伊蘭—突厥的詞弄髒；只能保留那些有機地進入了本族語言詞彙中去的詞。

報告揭發了並且詳細地批評了語言學碩士阿·恩·巴梯爾木爾札耶夫的著作中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傾向，以及他在馬爾院士的所謂語言“新學說”的影響下所犯的錯誤。巴梯爾木爾札耶夫過去在報章上發表主張，熱烈擁護把“庫麥克—突厥語”作為國語強加到達格斯坦所有各族人民頭上，稱讚它比俄語優越，並且否認達格斯坦所有其他語言有成為文學語言的能力。當達

格斯坦各部族給各色各样的汎突厥主义者和資產階級民族主义者以回击，开始用本族語言來發展自己的学校和文学同时又加緊學習俄語的时候，巴梯尔木尔札耶夫却在他們教科書和講演中宣傳馬尔關於語言階級性和語言上層建筑性質的反科學理論。

巴梯尔木尔札耶夫的这些最粗魯的錯誤当时給达格斯坦文学語言的發展帶來了頗大的損害。可是甚至在斯大林關於語言學問題的天才著作問世后，当达格斯坦所有其他語言学家都審查了自己的著作，發現自己的錯誤並且改正和克服它們的时候，巴梯尔木尔札耶夫却能够保持緘默，無論口头上，書面上，都不批評自己的錯誤。甚至在这一會議上，当其他語言学家对他的著作提出正确的批評的时候，他到底还不認識自己的錯誤的實質，正像他的非自我批評的發言所表示的那样。

在討論全体會議上的报告中，約有二十名本族語言的科学和文学工作者以及教師發言。發言者正确地批評了現有的關於达格斯坦諸語言规范化問題的著作，指出歷史語言文学研究所科学工作人員所犯的錯誤，並且在字母表、正字法和術語的整理問題上提出了許多具体意見和建議。

俄語借詞的正字法問題引起了热烈的討論。薩班齐耶夫和沙克雷尔交換了他們的研究所在解決正字法問題尤其是俄語借詞正字法問題方面的工作經驗。

在兩個全体會議之間，分成六个文学語言組進行工作。他們詳盡地討論了每种語言的字母表和正字法的一切具体問題，並通過了相应的決議。各組都再一次強調並且論証了以前的正字法會議關於文学語言在它的基礎方言的基礎上發展的決議，只有个别語言（阿瓦尔語和庫麥克語），需要稍為確定一下基礎方言的分布地区。

在列茲金語組里提出了一個問題，就是用“屈林”(кюринский)方言代替“居內”(гюнейский)方言作標準方言的名稱，因為“居內”好像不能明晰的表達方言的概念。可是，由於這一標準方言和它的分布地區研究得不充分，該組決定放棄“屈林”的名稱。

在字母表問題方面，通過了許多具體決議，阿瓦爾語組以多數決定了在阿瓦爾語字母表里補充一個字母лІ表示邊音音位之一。在同一字母表里決定用雙字母цъ和чъ代替四字母表示的цІцІ和чІчІ(復輔音)，用Ік的組合代替字母組合кІкІ。

列茲金語組否定了學校研究所科學工作人員恩·阿·阿赫麥多夫關於在列茲金語字母表里補充新字母хІ和гІ的建議，因為這些字母所表示的聲音(喉壁摩擦輔音ҟ Ҡ和阿拉伯語的اينع)在標準方言里完全沒有，在其他一些方言里只在阿拉伯借詞中遇到過。

達爾金語組個別組員的下列建議也被否定，就是在達爾金語字母表中補充幾個字母組合：аь(表示寬的緊喉的元音)，пІ(表示擠喉爆發輔音)和зІ(表示濁音的塞擦音θз)。因此，除了阿瓦爾語以外，達格斯坦諸語言的字母表依然照舊，沒有任何重大的變化和補充。

在各組中討論和解決的正字法問題中，應該指出下列最重要的幾個：關於具有不穩定元音的變格接尾部和詞幹的正字法問題，關於詞的連寫和分寫，關於復輔音(阿瓦爾語)的表示法和俄語借詞以及它們的語法接尾部的正字法問題。

俄語借詞的正字法問題在達格斯坦諸語言里，从一开始創造文字，就成為長期爭論和辯論的對象。除了達爾金語組以外，所有各組在這個問題上幾乎都取得了一致的意見。決定了下列各項：

1. 俄語借詞的詞幹寫成俄語採用的正字法的形式。

2. 这一条例不包括久已進入达格斯坦諸語言的俄語詞；它們寫成借用語言所採用的那种形式，並服从它的規律，比方：在列茲金語里寫картуф（馬鈴薯），пич（火爐），шуышка（軍刀）代替картофель, печь, шашка。

3. 名詞主格單數的接尾部也寫成俄語正字法形式，但是在變格時按借用的語言的語法規律變化。

4. 俄語關係形容詞的性接尾部，如果是跟詞尾一齊借用過來，就拋掉，而形容詞則寫成相當於借用語言的發音的一種不變的形式；由形容詞和形動詞構成的名詞如果不是專有名詞，也服从這條規則；專有名詞完全保存俄語的形式。比方：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 революция（社會主義革命）（общество（社會），реализм（現實主義）），существительни（名詞），прилагательни（形容詞），又如 М. Горький（高爾基），Н. К. Крупская（克魯普斯卡婭）等等。

只有達爾金語一組通過的決定是在任何情況下都保存詞幹和語法接尾部（包括主格單數的性的一致關係）的俄語正字法形式，比方：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й реализм。

塔巴薩蘭語動詞的所謂類別標誌的標示問題也值得特別注意。在諸方言里，語法類別的體系很不穩定，而且在動詞里它們遭到最大的破壞。在一些土語里，動詞的類別標誌完全不用，在另外一些則表示得不徹底。因此在研究了這種語言的諸方言的已故的阿·恩·根科（Генко）教授參加下，編寫這種語言的最初的一冊正字法規則的時候，通過了一項決議，就是在文學語言中動詞形式不使用類別標誌，因為它在塔巴薩蘭語的各方言里是很複雜而不穩定的。現在在塔巴薩蘭語組里，以

多数通过決定在動詞形式中表示类别標誌。可是該組六个組員之一仍旧拥护以前的決議，並且提出許多理由，还引用了沒有参加小組会的本族語言的一些教師的意見。顯然，問題还要再加研究，然后才会有可能通过肯定的決議。在各語言組會議上也把許多其他正字法規則精确化了。

在閉幕的全體會議上，總結了各組的工作，通过了完全而詳盡的決議，並且承認必須首先把通过的字母表和正字法規則的更改和补充付諸实行，在苏联科学院語言研究所和在苏联科学院达格斯坦分院歷史語言文学研究所學術委員會上討論它們，然后提交相应的政府机关在立法方面批准。

苏联科学院达格斯坦分院歷史語言文学研究所的科学會議是共和國的文化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它已有非常良好的結果。在一切報告、發言和通过的決議中都強調指出要努力促進諸文學語言的改進和丰富；在完成苏联共產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所指出的，斯大林的天才著作《苏联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所引起的歷史任务中，这些語言是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彭楚南譯自“語言學問題”1953年第3期）

北方各族人民語言的會議

奧·普·蘇尼克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八——十三日在列寧格勒召开了一次會議，討論苏联北方各小部族語言方面進行的科学工作和实际工作的一些迫切問題。这次會議由以下各單位召集和主持：苏联科学院語言研究所、俄罗斯苏維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國教育部非俄罗斯学校处、俄罗斯苏維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國教育科学院民族学校研究所、以阿·阿日丹諾夫命名的列寧格勒大学北方民族系、以阿·伊·赫尔岑命名的列寧格勒师范学院的北方科和国家教育出版社列寧格勒分部。

除了莫斯科和列寧格勒的科学工作者——語言学家、教学法專家、歷史学家、經濟学家和人种学家——之外，苏联北方正在成長着的民族的知識分子代表——涅涅茨、謝尔庫普、坎底、曼西、埃文基、埃文尼、那乃、烏尔奇、尼夫赫、楚科特、科尔雅克、爱斯基摩及其他的一些人民的代表者——都積極地参加了會議的活动。在与会者中間有北方当地学校的教师、师范学校的教师、國民教育科的工作人員、地方的苏維埃机关与党机关的工作人員、列寧格勒大学北方民族系的学生和研究生以及莫斯科、列寧格勒、伯力、雅庫茨克、托波列斯克、馬加当、那尔揚馬尔、坎底曼西斯克、薩列哈尔德、圖拉和阿拿迪尔等地的师范学院及其他学校的学生和教师。一共有二百多人積極地参加了會議的活动。在八次全体會議上听取